

提起王熙凤，可能人们会摇头，这位在曹雪芹笔下的“凤辣子”，心毒手狠，惯于耍阴谋，设圈套，历来名声不大好。但也不能说，此人就没有一丝儿优点，比如说她的精明干练，她的经营才能，如果放在现今一个工厂里当总务科长或管理干部，肯定是不逊色色的。此外，王熙凤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凡事重实惠，从不徒慕虚名。

王熙凤也有可学之处

刘粵基

《红楼梦》第五十五回中，王熙凤和平儿谈到探春的非凡才干，又惋惜她不是王夫人所亲生时，发了一番议论，大意是：“如今作亲时，多喜正出而贱出，其实，庶出的女子只要人好，比正出强多了。”凤姐的见解的确高人一筹，她无视宗法社会的迂腐观念，认为作亲的关键是“只

要人好”。历史上巾帼精英并非都出自名门，贤妻良母也不一定都是“根红苗正”。联想到造才和作亲似乎同出一理，当今四化建设需要的是熟练本职的干才，重在水平而不在文凭。华罗庚当初不过是个初中学生和店伙计，由于熊庆来的推荐，一下子成为清华大学的研究员，后来成为本世纪杰出的数学家，熊教授可谓慧眼识人矣。反之，现今却有不少的领导者，在选才上热衷于文凭，眼睛只盯在“正出”（正牌大学生）上，而对于自学成才者不屑一顾，这样既埋没了人才，也不利于事业。看来，这些“文凭热”者真该向王熙凤的务实精神好好学一下，无论是“正规军”，还是“杂牌军”，只要能冲锋陷阵，不都是应该受到重用的吗？

蔡文姬墓在何地

蔡文姬墓位于陕西省蓝田县城北三里镇乡蔡王村西边，距西安市约四十公里。

蔡文姬墓现存良好，地面存有圆形封土堆，高六米，东西直径二十米，南北直径二十七米，占地面积五百四十平方米，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记载：蔡文姬，名琰，字文姬。系东汉陈留人，是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之女，博学能

文，有才辩，通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母家。东汉末年，兴平混战中，为胡骑所虏，

与匈奴左贤王为妻。十数年后，曹操为显示国威，以金璧赎回，再嫁同郡屯田都尉董祀，长期寓居蓝田，死后葬此。

传世著作《悲愤诗》是她的代表作，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也是她整理完成的，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后人有关《文姬归汉图》、《胡笳十八拍》等，郭沫若所写的《蔡文姬》话剧，在国内外有很大影

响。蓝田县政府拟将蔡文姬墓作为重点建设项目，计划修建文姬墓诗碑廊、文姬归汉图雕塑厅、胡笳十八拍诗画展览厅、文姬生平事迹展览厅等，现在正积极筹备中。

（张新彦文 王莽）

别浪费最后一颗子弹了！到那面墙后去，用它去射你自己吧！”

怀特非常惭愧，向那面墙走去……几分钟后，传来了一声枪响。

“上帝啊！”教官说，“那个蠢人真的射中了自己吗？”

他急忙跑向那面墙。可是，怀特好好的。“真遗憾，先生，我又没打中，”怀特说。

真没救了，怀特！

（周荣译）

人说颐和园的夏秋是最美最美的，那墨绿墨绿的昆明湖，波光潋滟，碧影参差，一只只尖尖的小船儿划破水面，载着青春，载着欢乐，载着向往……然而，这美景却只是在脑壳里的神游——首次涉足颐和园，就偏偏碰上了一个凛冽冽的残冬。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感谢宽厚的大自然，却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收获。那是三月初的一个晴日，太阳高高地贴在天上，寞寞地没有什么表情；风不大，挟着细小的沙。在曲曲折折的小路上，我遇到了她。“同志，去画中游怎么走？”她问。“大概就在前面。”我答。有问有答，我们便同路了。不必写那些亭台楼阁的奇妙和神奇，也不必写那些庭园殿

从冰上走过昆明湖

庞 岑

堂的寥阔和深邃，只说你站在万寿山上朝下那么一望，就不禁欢呼而叫绝：冰封昆明湖，连天一片白！人们离离拉拉地在冰上走，身影摇曳，步伐踉跄，几分冒险，几分胆怯，几分得意！那景致，看上去却别有一番情趣呢。

我们下到岸边。这里有几块凸出的方石，石下尺余，就是安危莫测的冰面。“呀，好怕！”玉立石上，她迟疑了。“不见有覆冰危险的警告牌，他们能过，咱就能过！”在女姓面前，我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勇敢。跳下去，果然稳实。“来吧！”我伸出手，她赧赧地那么一笑，嗔一声，险些跌倒——讨厌的鞋跟！

冰面小滑。走的人多，摩擦生热，就积一层细碎的冰碴，踩在上面，嚓嚓地

响。心窝里忽然升腾起许多微妙的感受来：既有冒险的小快乐，又有冰坍的小担心，还有一

点说不清缘由的小满足……陡然冰面上出现了一道寸把宽的裂缝！她惊叫一声，却步不前。我俯身一看，发现这裂缝是原来就有的，冰层足有二尺厚，白实实望不见湖水。我一步跨过去，她却不敢动。我鼓励再三，她才咬着牙，颤颤兢兢地那么一跳，身体便一下子软在了我的臂腕里，脸颊一下子绯红——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呵。十几分钟后，我们终于登上了南湖岛，履冰宣告结束，大家长出了一口气。

“在冰上走过吗？”十七孔桥上，我问。“我们那里，雪花都很少见呢！”她答。“这么说，也是第一次了？”她甜蜜地点点头。第一次，多么有意思的第一次呵！

两声“咔嚓”，彼此分手，姓名年龄地址单位，不知也无需问——为什么要问呢？朴素单纯，乃人际交往的上品，问得多了，也就乏味了，难道不是吗？

古寺（外一首）

程玉宇

祈祷远去了
山风摇响飞檐的铁马
叮叮咚咚
宣告一个烟火旺盛的日子
寂寞的归宿
白云舒卷
在古柏上与鸟微语
许多泪滴的故事
墙皮剥落
锈蚀的钟
再也敲不响信徒的虔诚

你扛着那杆才擦去灰尘的老土枪
村子里有人盖起了二层楼
你不福气也不脸红
你去年才盖起三间石板房呀
女儿苗条的身材太好看了
却没有一件象样的衣裳
老林子里湿漉漉的
你追赶了一天一夜
你疲惫万分地放了一枪
那香樟子
在它临死的时候
拼命蹬掉了它肚脐下的磨
它宁愿让老林子埋葬
它生命的芬芳
你哭了一——老人
是为你的过错
还是为那只有节气的香樟



猎香獐的老人

猎香獐的老人
你走进黑压压的老林子

老师：彼得，你为什么每天早晨上课都迟到？
彼得：“每次我走到学校前面的拐弯处，就看到一块指示牌上写着：‘学校——慢行。’”



埋头苦干 坚韧不拔
双印 刻

第二章 一个数百年死而不僵的幽灵

不守谢世的传统人生角色

偶见报端一则短文，题为《陈世美之辩》，其实，陈世美冤不冤已经无关紧要了。要紧的是他怎么老是活得这般健旺，老是能给某种人生角色提供样板和标签。老是让男人们心里惴惴不安，生怕沾了这骂名。依我想来，当年穷秀才既能编出这故事，梨园弟子既能敷衍成戏而演了四百年经久不衰，至今仍能在乡村戏台直到电视屏幕前博得众多眼泪，其中必有它的道理。至少可以认为，从宋朝直得今天，对做官弃妻的道德评价，纹丝没改。纳妾、裹脚、守节、停妻、童养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等，或绝迹，或鲜见，或不得人心，总之是改弦更张了。唯有这一条古今相通，毫无演进，还会续下去多少年，也难逆料。大约只要女人还愿意自称秦香莲，那么陈世美就得陪绑到底的。他俩既然在戏台上一同诞生，那就非

得在生活里一道谢世不可。自然，生活里陈世美是有的。这位骨鲠之士，便是得罪了陈世美的现代真传弟子而罹难的。人们称他是“包龙图再现”。很奇怪，包拯如今居然斗不过陈世美了。

1957年那时，律师这职业并没有今天这等权威。上海县法律顾问处主任姚增荣，其实是集法官和律师二任于一身的，这做法虽然今天看来有点缺乏常识，但比起中国自古县令集行政、司法、监察于一身，也算前进了一步。只不过他大都是姚法官而绝少姚律师的，那时候，要是人民，要是敌人，他能替谁辩护？可有一天，县城里居然出了一桩事，人们想起需要他这么一位类似旧衙门里“讼师”的人

物来了。“闹出人命来罗！来找盛书记的山东婆娘上吊了。小姚，你不是管打官司的吗？过去陈世美不认老婆，秦香莲可以告到包公面前，现在盛书记不认前妻，大概只有你来管了。”

阴阳大裂变

——关于现代婚姻的痛苦思考

·苏晓康·

他那时只有二十五岁，血气方刚，况且大约也不知道这法律顾问处主任在当时的政权机构中能算到多大一个头衔，便也当仁不让地要作一回“包龙图”，管一管那个党龄、级别、资历都比他高出一大截的县监委书记。那被人救下的可怜的山东大嫂，接着三个同盛书记一个模子里刻下来的乡下穷孩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他诉说了个秦香莲式的悲惨故事：她在山东老根据地嫁给

盛家，丈夫南下后，她上敬公婆，下养儿女，把白面都交了军粮，一家人吃糠咽菜，度日如年，眼巴巴盼着大军胜利，他能争个英雄回来。可一解放，他就留在上海，没几年便断了音信。托同村的南下干部打听，才知道他竟娶了城里女人，不认她们娘儿四个了。于是盛大嫂拖着儿女千里寻夫，到这上海县却被他当作要饭花子拒之门外，流落街头……

尽管那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支歌老百姓真是打心眼里唱的，可他们也决不因此就肯原谅这个“陈世美”。民情汹汹之下，姚增荣为民请命，执法如山，毫不客气地给那位在县城里也算得“元勋达贵”的盛书记定了个重婚罪，判了两年徒刑。

“判”掉了一个“陈世美”，他才发现这上海滩上竟还有许多“李世美”、“张世美”、“王世美”……那官职之高的他根本不敢问津的，有的已经哄骗老家的糟糠之妻合法离了婚，也不容得他再管。他忽然有些明白：如今包龙图已经不是陈世美的对手了。（十）

